

嫩江文史資料

08 003
4

政协嫩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嫩江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黑龙江省嫩江县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嫩江文史资料 第四辑

编辑：政协嫩江委员会
出版：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印刷：中共嫩江县委机关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6年11月
开本：32 字数：12万字
印数：1—700 印张：5

(内部发行)

序

为了配合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向基层党委征稿,选编了这本荟萃嫩江各行业知名人士闪光业绩和宝贵经验的专辑同大家见面了。选编这本专辑并不是为所选入的那个人树碑立传,因为他们并非都是完人。也并非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我们侧重了他(她)的闪光处。选编这本专辑意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人们能够弘扬先进人物风范,树立爱国敬业思想,使其投身于嫩江县的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将这本专辑作为嫩江人,特别是青少年回顾昨天、珍惜今天、创造明天,继承和发扬这些并不显眼,但却放射出耀眼光彩的人的精神,开创嫩江各项事业的新局面,将是我们采编人员的共同愿望。

历史是一个万花筒,而它又是一面镜子,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风貌不仅反映了时代,而且也反映了社会。本书以嫩江县第一位女校长崔秀珊开篇到黑土地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张自玉结尾,我们都注意到了从不同侧面和角度,选择了各条战线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例,再现嫩江人的风采。在这些人物中有的是领导干部、有的是平民百姓、有的是先进模范人物、有的是无名小卒、有外驻单位的、也有土生土长的北大荒人、有的已经作古、离退休、有的还在本岗位上耕耘。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以一名嫩江人的身份在执著地追求着,无私奉献、甘为人民大众的牛,为嫩江县两个文明建设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流

出了血，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凯歌。我们说他们不愧为嫩江县的精英，是县之魂，是广大志士仁人的良师益友，值得全县人民骄傲、学习和借鉴。

这些人物的事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引人向上，催人奋进，汇编成册、载入史库，将为我们各级组织用身边的活典型教育身边的人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跳动着时代脉搏的、生动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全书资料都是当事人的亲自经历，生动具体，有血有肉。这是嫩江县人写嫩江县人的故事，是当今我们身边人和事的真实写照，具有强烈的改革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改革大潮中，对于丰富中华民族精神财富宝库，激发人们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热潮，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为重要。

由于我们水平和各方面条件所限，加之编纂这样一本专辑我们还缺少经验。虽然我们花费很大心血，尽量避开对人物鉴定式的模式，但仍有雷同现象；在选取典型上也不全面，挂一漏万情况在所难免，谨致歉意。

我们还想在此书发行之际，曾对此辑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中共嫩江县委组织部《先锋谱》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县文联和供稿的党委表示感谢，并谨以此书献给那些为嫩江事业而默默奉献的人们，以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情。

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 王琪

1996年11月

本 辑 编 纂 人 员

编委主任：张庆山

责任主编：王 琪

执行编辑：张金凤 王凤臣 项志奇

特约编辑：胡连顺 李永学 齐振杰

资料策划：田士友 那云平

终审校对：王 琪

目 录

序	王 琪
---------	-----

文 卫 战 线

嫩江县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校长	李文柄(1)
生命的火花在理想中闪光	高中学(10)
她为得满园桃李香	杜国玉(17)
一位平凡的白衣战士	黄开云(21)
让嫩江医药事业再度辉煌	崔 丁 梁志会(25)
白衣天使的一百个昼夜	袁成江 陈 丹(31)

当 代 人 物

真实的人生	李敬先(35)
建边铁人卞长铭	宁可威(43)
北疆军垦拓荒牛——黄贻玉	郝卫校 冯小松(50)
企业改革的两位排头兵	组干文(58)
生活又多了一种色彩	申建文(72)
敢碰硬的“保护神”	乔国臣 安 光(77)
永不折翅的“鸿雁”	王宝舟(80)

社 会 写 真

青春无悔铸警魂	蒋剑虹 朱维坚(83)
---------------	-------------

山河骄子	项志奇 (91)
闪光的青春	记秋怀 何文泽 (96)
他为党旗争光彩	组干文 (105)
艰辛的脚印	佟 森 朱维坚 (111)

政协委员、联谊会员风采

六十述怀	刘万群 (121)
共产党员的创业风采	孙晓光 齐振杰 (133)
一个个体户的胸怀	王 昀 (137)
播撒绿色种子的人	王 琪 (139)
溢香飘香	晓 禾 (141)
个体经济的带头人吴庆玲	王玉启 (146)
痴情不改搞发明	李夏艳 (148)
黑土地中走出来的企业家	唐秀生 (150)
新三字经	(154)
来函照登	(158)

嫩江县教育史上第一任女校长

——忆我的老师崔秀珊

李文炳

崔秀珊老师，即嫩江人通称的“崔老太太”。她是清朝墨尔根(嫩江)站第一任站官崔枝蕃的后人〔即现在前进乡太照村南15公里的崔家坟，清乾隆四年(1739年)为崔枝蕃修建的〕，她生于光绪25年(1899年)故于1978年1月。

崔老太太是嫩江县清末民初在小学堂受业于潘云台先生(嫩江县又称潘树人“潘老师”)的门下，自20年代在黑龙江省立简易师范(齐齐哈尔)毕业后，就回到嫩江县一直在小学任教。工作出色，教学认真。深受学生的爱戴。1935年成立毓英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时，她被委任为校长，成为嫩江县教育史上第一任女校长。

1938年春，毓英女校改为嫩江县立精军国民学校(四年制初级小学)她仍任该校校长。但男女合校，我是从文萃两级小学，上四年级时由班主任崔永年老师率全班学生调整到精军国民学校的，崔秀珊既是我们校长，又兼我们班的《修身》(即品德课)、《图画》老师。开学典礼时，使我最注意的是这位女校长形象，她一身兰灰色长袍，剪着短发，两条弯弯的眉下一双有神慈祥而又严肃两只大眼睛，注视着前方，不瘦也不胖，圆脸白净净的，身長在1.65——1.70米左右，她把驼色的毛线围巾放在讲

桌上。在校长训话时，她用地道的嫩江人的普通话，时而带着地方语调加上方言，讲的生动有趣，深入浅出，她的形象、语言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高大美好印象。她当时虽 39 岁，从我们学生角度看她是校长、是老师又是全校的长者了。我是四年级的班长（级长），从原校的女同学口中知道这位女校长“厉害”，这也是她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代词，第一次上《修身》课讲的是《四书·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她教育学生怎样先正己才能正人和治国的道理。讲《修身》时，忽然提问我：叫我背诵《语文》第一课的内容：“天地悠悠，万古千秋，父天母地，人类同俦，礼仪体貌，各分品流……”她把两课结合起来，讲《修身》，她把《四书》的修身从内涵的概念联系到小学四年级的语文内容，讲的深入浅出，生动具体，既有道理又有实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原来我们怕这位“厉害”的校长，一下子变成了敬佩的老师。大家都爱听她讲的《修身》，伪满时代小学的《修身》，也穿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化教育”教材，如有一课内容是：“1555 年日本一位将军毛利元就（モリモトナリ）教育他几个儿子团结才有力量的故事。”当时（1938 年）日本侵略军，攻陷了中国的南京和武汉。而我们师生被迫上街游行“欢呼”。“庆祝南京和武汉沦陷。”我们这《修身》课的女校长讲：因为中国人不团结，才出现这样的残局。给我们十多岁小学生上爱国主义的课，她把《修身》“洋为中用”，潜移默化地教育我们。还有一课内容：“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这篇课文，经她一讲，我深深铭记，成为我一生学习上的“座右铭”。虽然，弹指一挥间，五十多年过去了，但老师的音容形象，仍映在我眼前，记忆犹新。

有一次，日本侵略军驻嫩江“983 部队”（我记忆又称三宫部

队)在东大营(嫩江县造纸厂地址)开“慰灵祭”——追悼会(悼念日本军与当时苏联军队在中苏,蒙古边境诺门汗、张谷峰、干岔子“事件”战死的官兵),嫩江县的县长、各机关头头、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都参加了他们的“慰灵祭”,精军学校,是崔秀珊校长带我一个学生去的。这个追悼会规模很大,一个大礼堂客上千人,满满登登,挤挤差差,“灵台”上摆了几百个死者名牌。像鬼哭狼号似的,“日本兵和尚”,一遍又一遍念“经”。日本的一位将官一次又一次宣读唁电、祭文,拉着日本人“和歌”似的腔调,边哭边读,凄凄惨惨,令人心烦。在“983”(三宫部队)吃了一顿午饭,午后继续开会,最后在日本人哭、号、叫声中结束。在回校的途中,校长问我:“你能说出死了多少日本人?”我说:“400多,”她又问我:“你对死这么多人,怎样想的?”我又用一个字回答说“该”!她点点头笑了,我也笑了。

我从孩提时就爱画画,剪纸,编织。但,只是个人的兴趣,而不知规矩,没有美术的基础知识。我在文萃小学读书时,班主任崔永年老师在图画、手工课上为我们打下初步基础,我的手工作品,图画在嫩江县小学生美术作品展览会上获过奖,我班调整到精军学校,《图画》课也由校长教,她把在潘先生那学到的画技,又传到我们这一代,特别是在山水与花卉方面尤其“四君子”(菊、竹、梅、兰)基本功较好,除在课堂讲国画的基础知识与技法外,课后也个别指导学生画图画。她为我修改过“嫩江西北门的江山”、“老人与强马”。手把手教过我画兰草,菊花,竹子,冬梅。为了鼓励我学美术,在1938年她把潘云台先生给她的一部线装的《名人画册》赠给我,至今我还珍藏着。每看到这画册,又回忆到我少年时代向崔秀珊校长学画的情景。

为迎接1938年全县运动会,校长每天起早和体育老师,音

乐老师(女同学参加舞蹈项目)指导学生选手训练,我参加的项目是短跑、接力跑,借物竞走等。体育老师张福贵当军官调走了,由吴永明继任不久,吴老师又因白喉病死了。校长和我们同学都很悲痛。她更重视运动训练,为了把女同学的舞蹈《蝴蝶姑娘》、《燕双飞》练好,她与刘雅卿老师(音乐)每早一遍又一遍演唱:“蝴蝶姑娘,我要问问你,你的住处在哪里?我家就住在百花园里,百花开,请到我的家里来……”又唱:“燕双飞,花阑人静晚风微,记得去年门巷风景依稀,绿黛庭院细雨湿苍苔……”我们每早训练的情形深深的印在我的记忆中。运动会上,我们学校的成績很好,不论男女生的跑赛、舞蹈,都受观众的好评,校长和一部分男女学生整队先回校了,我们班运动员因为清理物品晚回校,我是最后一个返校,但,我们先走的同学回校途中没排队,而且未走校门钻铁丝网进教室,被校长发现,她进教室把这些同学,训了一顿,批评的很厉害,然后,叫这些同学出去站在教室前“罚站”半小时,才“解放”。我一进校门,就被叫到校长室。她严厉问我:“为什么晚返校?”我说:“班主任留我清点物品……”又问:“你为什么不叫同学排队还钻铁丝网,不走校门?”,我说:“排队了,钻铁丝网的事,我不知道。”她继续说:“你们不能因跑出成绩,就不守纪律不排队,还不走校门,钻铁丝网,像学生么?”我才明白方才发生的情况。我也真体会到校长“厉害”了。教课时谆谆善诱,慈祥和蕴,当学生犯错误,她真不客气,严格要求学生。我被“解放”回到教室后,发现我们班的运动员吴吉生,沙君达,石长有,王永贵,吴文义,刘继忠……还未回家,在生闷气,发牢骚,觉得委屈。我告诉他们,我也受了训,罚了站,最后,我们都认为是不应不排队,更不该爬着钻铁丝网(当时学校没有围墙,四周用铁丝网围的,铁丝网外挖一条沟。)我又一次告诉大家:

“校长要我们改正不文明，不守纪律的行为”。这次教育，使我真正明白，守纪律讲文明从小学生就要严格要求，才能终生不忘。

另一件事，我仍记忆犹新：我们男生四年级和女生二年级（精军学校男女同校不同班）在一处大瓦房（似庙堂）用木板临时隔开，东屋是我们四年级，西屋是女生二年级。把隔板打开就是开会的礼堂。我们班吴文义、郑庆恒两人数学校好，有一次因为一道数学题争论起来，越吵声越大，影响了校长在二年级讲课，我是班长，在默默地写作业，忘了自习不许说话的制度。这时二年级学生王雪芝来我班说：“崔校长叫你去我班！”这一下我才明白，因为吴文义与郑庆恒争论，我未制止，也知道校长不会打我，但在女生二年级教室内训我，真不好意思。王雪芝悄悄地告诉我：“你千万别争辩，不然，她急了会叫上操场站着，也可能打你！”我一进二年级教室，站在最后较大一名女学生崔玉静桌旁，恭恭敬敬地给校长鞠一个躬礼。我在离她较远的地方，她威严厉色喊着问我：“你当级长，为啥同学们大声喊叫，你不管？”我心想：“作业忙，我未听见”方一张口，崔玉静用手扯我袖子一下，不叫我说话，我班有的同学偷偷从隔板缝儿看我怎样“挨训”、“罚站”他们这时鸦雀无声“假自习”，其听校长训我也是训他们。过后，二年级女生说，她们虽是二年级，比我们四年级了解校长的个性“脾气”。受训时千万不要争辩，急了校长会打人的。（旧社会学校，在教师讲台上放一竹板或木板叫“戒筴”就是用它打学生的，打学生是教学方法之一。），崔玉静年级比我低二年，但她年令比我大二岁上学晚，她是校长的同姓，王雪芝是班干部，以后她们还向我介绍过校长工作认真，教学耐心，对学生犯纪律，她决不迁就的事例，我内心佩服我们校长。在一年中我受到校长两次严厉批评，我不但未与她相远，反而更觉她可敬可亲了。

1938年11月也是我小学毕业的前一个月，日本人在嫩江办小学——“日本在满小学校”（现在二中地址）举行毕业生典礼“卒业式”，校长又带领我一人作学生代表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开会前日本学生家长都来了，伪满嫩江县长，参事官（副县长），驻嫩江日本军的将军，校官、尉官也来一些人，不管这些官员地位多高，年龄多大，他们都很恭敬地向日本老师敬礼致谢。向日本老师讲了一些客气的话，我已能听明白这些人的讲话。可以给崔校长当“小翻译”了。之后，日本学校校长当向导，叫来宾们参观“在满小学校”的教室、音乐教室，体育教室，试验室……，日本学校是红砖房，地板，天棚，暖气取暖，双层玻璃窗，室外还有滑冰场，每个学生都有冰鞋。我把日本小学与精军学校一比：我们的教室是土墙草房，只四年男生班（我们班）与二年女生班教室是青砖房还是一座旧庙改的，全教室都土地没天棚，冬天升炉子常常冒烟，根本没音体教室，只有两架旧“山叶牌”风琴，没试验室，学生大部人家困难，很少人有冰鞋。学校不能浇冰场。参观后，我说日本人学校比我校条件好多了，我的老师崔秀珊校长，什么也没说，从脸上的表情和长叹的一口气，我知道她心情不好，我再也不说什么了。开会后，我与校长闷闷走一段路，我向她说：“崔老师再见”。我回家向父母讲了参加日本学校毕业生典礼经过，提及校长不高兴的样子，我父亲说：“你不明白校长的心比你悲痛，她能不把自己的学校与日本人学校比较么？你还不知校长个人生活也是不幸的”，但父亲再未详细说。

我一入精军学校，就见校长带她女儿李金珠（李威）与另一位女老师苗静清也带一个女儿，她们母女四人住在教员室的“北暖隔”一个小屋内。苗老师为什么和她丈夫离异的？我不知道。崔校长是从齐齐哈尔简易师范毕业回嫩后和一个姓李旧军官结

婚，生一女孩，不久此军官调防他地，又娶了一个小老婆，崔校长一气之下，与那个姓李的人离了婚。据说李的父亲曾来嫩江要把孙女李金珠领走，崔校长未同意，此后她则母女相依为命一直到终年的。

1938年12月末，我们男女两班四年生毕业，我们班主任为我写了毕业生代表讲话稿，叫我背诵下来，我像背演戏台词一样背熟，毕业典礼，在我班与二年女班打开中间板墙成为礼堂举行，嫩江县县长庄绍裕外穿水獭领大衣，内穿燕尾西服，士绅董殿臣，王翰卿，还有教育股长等人参加了典礼，崔永年老师主持，县长训话，士绅讲话，校长讲话，我讲了“毕业生代表致谢词”。然后由校长发了毕业证书。礼成。

随后，我们班同学与校长、老师们一起开了茶话会，我与苗老师主持的会，苗老师在讲话中很激动，还流了泪，我受她的感动，讲话在泣涕中讲完的，然后，进行文娱节目，唱歌，舞蹈，猜谜语，崔校长说的谜语“两个瓜子”（指四个人名）谁也未猜明白。（我悄悄问苗老师，她说：那是我与校长加两个女儿——两个“孤”字），当刘雅卿老师又把毕业式上唱的毕业歌《时乎时乎不再留》唱了起来：“时乎，时乎不再留，与君相聚几多时，匆匆又分手，为谢我师友，为谢我师友，原从别后，与君友谊长相守！”未等唱下两段，全室的师生已泣不成声。正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的差不多“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一看我们的校长泪最多，她青棉袍的襟上已湿了。在这样惜别气氛中，我们告别人生第一个母校——嫩江县立精军国民学校的校长，班主任、各位老师，又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1939年，我考入嫩江县立福民实验国民优级学校，我的原小学班主任崔永年老师调到科洛村中心校当校长去了，我们嫩

江县第一任女校长,因与上级不和,辞职去江北巴彦旗小学当一般教师去了。从此我与她见面的机会很少了,但,我能从我的体育老师(优级学校)崔秀珊老师的亲侄子崔世厚和我的同年级同学老校长新侄女崔训如(辛如)口中能知我们老校长在巴彦旗小学工作仍然那样认真负责。1941年我升入中学“国高”离开嫩江四年,在这个时期,崔秀珊老师已从巴彦旗回嫩江县仍在小学当老师,她的学生与嫩江人都称她“崔老太太”了。因为她头上已生白发,额上不断增加皱纹,语音也低沉了。已成女教师中年年龄最大的人。“老崔太太”“崔老太太”不但是对她的敬称也真说明她真已老了。

“八·一五”,东北光复,嫩江县解放后“崔老太太”仍在一完小学教低年级,我参加工作大部时间是在嫩江县文教科、县委宣传部工作,抓文教工作,从工作关系上我已是我的老师的领导,然而我个人从内心到形式仍把她当成师长、长辈尊敬她,她也从未也不把我看成什么“长”。在城内小学她是最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乡村则是二十里小学巴音托布老师。他们教学经验,在寒暑组织全县小学教师听他们介绍经验(假期教师集训班);平日也常组织本校,外校教师听“崔老太太”的课观摩教学活动。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我曾在二十里屯小学,和学生住在一起听巴音托布老师的课,了解学生的课外活动,访问二十里屯学生家长,以便整理这位省教模的经验;为推广“崔老太太”的教学经验,我又重新当了“崔老太太”的学生。每周抽两天时间听她上课,了解她对学生的课外辅导,逐个考查她教的学生成绩。她一向没把我看成是检查工作的上级,总叫我的名字,把我当她班上一名小学生,我还为增加自己感性知识,了解教师在教学、辅导中的困难,征求一完当时领导同意(当然他们同意)又特别征“崔

老太太”本人同意，我在她的二年级班，当些天代课教师（每周两天）请“崔老太太”听我讲课和课外辅导。她真心实意指出我教课中的优缺点，不久我又成为这块的“李老师了”。我的小学老师崔老太太当我的指导教师。

五十年代初，我真的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学生，每逢寒暑回嫩江县——我的故乡，我总是看望“崔老太太”，毕业后，我离开故乡十多年，在他乡仍从事教育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七十年代初我又被派回嫩江，在造纸厂当三年多“革委会主任”。她的女婿文唯成是解放军医生调回嫩江某部队工作，女儿李威在嫩江县二小当校长，但未与“崔老太太”住在一起，女儿女婿住在部队营房，“崔老太太”因为在部队距街内远，自己住崔省荣（她侄的房子）家东屋北暖阁。前几年她退休了，身体也一天天弱起来，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耳沉眼花，变成风烛老人。我被“落实政策”调到齐师院工作前夕，在1972年初春夕阳西下的时候，工厂下班后，我骑自行车来嫩江镇西北街，向我的老师“崔老太太”辞行，我请她保重身体！她要我好好工作，也要注意身体！又告诉我：李文祥（我的哥哥）常来给她看病，文唯成，李威差不多每天都来照顾她，要我放心！

1977年秋，齐齐哈尔市场上出售从“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小国）进口的香蕉，偏巧在中市场前，遇见来齐公出的文唯成同志，我买几斤厄瓜多尔香蕉请他带给“崔老太太”

我没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吃我给她买的香蕉了。1978年当我听到“崔老太太”逝世的讣音，我悲痛的心情是无法比拟的。嫩江县为位老教育家开了追悼大会，用这种形式寄托了我们的哀思。这位慈祥的老教育家，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但是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她形象与精神永远活在嫩江人民心中。